七十二家集

梁武帝御製集卷之四

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著

詔

立晉安王爲皇太子詔

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於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文義生

知孝敬自然戚戚惠外宣德行内敏群后歸美率
土宅心可立綱爲皇太子庶百年勝殘方流餘
慶畢世後仁永固洪業

祠南郊恩詔

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宮虔恭上帝祇事禋燎高禖太一大禮克遂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窮者無出即年租調清議禁錮並皆有釋所討逋叛巧籍隱年闇丁匿口開恩百日各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蠲課五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賞勞二年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

獨行特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

祠南郊恩詔

朕恭祗明祀昭事上靈臨竹宮而登泰壇服裘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於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群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即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劓墨用代

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

祠南郊恩詔

朕嘗屢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
大禮御氣句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
天休布茲和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
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即依格優
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恤班下四方諸
州郡縣時理獄訟勿使冤滯並若親覽

祠南郊恩詔

恭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illegible]恩隨乾覆布茲普齊凡民有鰥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延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

祠南郊恩詔

春將昭事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改作南北郊詔

夫欽若昊天歷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各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簡求沃野具茲千畝庶允舊章

耕耤田詔

夫耕耤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茲于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糶糴有之亦加貸卹毋使優遊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

豐年恩詔

今茲遠近雨澤調適其穫巳及義必萬箱宜使
百姓因斯安樂凡天下罪無輕重巳發覺未發
覺討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剝耗散官物無問
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廢水旱不作無當時文
列應追稅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並停各備臺
州以文最逋殿罪悉從原其有因饑逐食離鄉
去土悉聽復業蠲課五年

幸蘭陵恩詔

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少閑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歷還至情貌孜孜若歸於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并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右錢米各有差

推恩六親詔

推恩六親義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爲差次其有疏親自依舊章

停賀瑞詔

王公卿士今并表賀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玉燭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無慙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遽臻寘貺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罷祈禱詔

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巳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求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稍蒙寍息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建學詔

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傷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齒讓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斆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遣皇子及王侯子弟入學詔

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遊成在寔惟前哲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良齒讓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弘經術詔

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旻罷朝思聞俊與收士得人寔惟醻奬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

又弘經術詔

建國君臣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斆博延冑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問群臣音樂詔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記漢魏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宴失四懸之儀歷年永久將墜於地朕昧爽坐朝思求厥旨而舊章歷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爲歎息卿學術通明可陳所見

罷鳳凰啣書詔

自宋齊以來有鳳凰啣書伎至是罷之

朕君臨南面道風蓋闕嘉祥時至爲媿已多假令巢侔軒閣集同昌戶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况於名寔頓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啣書伎至乃舍人受書升殿跪奏誠復興乎前代率由自遠內省懷慙彌與事篤可罷之

放遣後宫詔

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宫之富遂盈數千推算
五都愁窮四海並嬰罹冤横拘逼不一撫絃命
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繡房幽戹猶見役弊國傷
和莫斯爲甚凡後宫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
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廪食

禁止宮人縱觀郊祀詔

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兹禮幃宮廣設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

南面詔

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群臣則移就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便居東面

議洗匜詔

祭祀用洗匜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粥精潔而一器之內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卿及三公應盥各用一匜

守視晉宋齊諸陵詔

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恪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克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差等品流詔

禮闢文闈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瞻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青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伍長揖卿相趨步廣闥並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甑莫辨靜言疚懷思返流弊且甄法脩官動成通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櫝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捶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平議務盡厥理

郊廟等令視散騎詔

南郊明堂陵廟等令與朝請同班於事爲輕可

改視散騎侍郎

散騎通直詔

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奏帷幄員外常侍特爲淸顯陸始名公之亂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爲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黄門郎

尚書五都詔

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刻簡可甄用士流毋盡時彥庶同持領秉此群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

牙像記

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爲意而胤之銜愆縲紲東冶真形舍利隊在中暑光昫繽紛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茲寬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廿

六月昧爽已前皆赦除之郎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癸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礙法喜食詔曰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恆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慘舒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開諸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

靈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現於世遂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普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饑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委因時布德允附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代牲詔

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寔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帝從之

薦蔬詔

今雖無復牲牷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

梁武帝御製集卷之五

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著

詔

手詔何點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植伯兒以穀綃

見文叔求之往幾不然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
後數日豈能入也

徵何點爲侍中詔

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栖志窅冥朕日昃思治佇想前哲況覩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

徵庾詵庾承先詔

明敭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道蕃老詵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兹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勅州郡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

臧盾兼領軍詔

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

授江革臨川王長史詔

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用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寔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拜范述曾大中大夫詔

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大中大夫賜絹二十疋

拜何遠給事黃門侍郎詔

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禁以顯外迹可給事黃門侍郎

與陳慶之手詔

慶之射東宮直閣隸領軍伐魏渦陽據其城乘勝前趨城父高祖手詔嘉之

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畧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以伏牑爲豫章內史詔

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牑爲政廉平宜加將

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

遣豫章王北伐詔

廟謨已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深
藻可便親戎以前啓行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衆軍計日
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
濟江

授武陵王揚州刺史詔

貞白儉素是其淸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愼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

旌沈崇傃詔

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求得大莚自以行乞滌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求慕之槩更爲再朞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可假令除禪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

旌甄恬詔

朕虚巳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群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答徐勉脩五禮詔

𤼵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徐勉脩五禮表附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

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

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横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采蘩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黄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宫制述集其散畧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

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旣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機山之賚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畧也是以

命彼群才搜其泉之法延茲碩學闡由臺之
儀淵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頁笈懷鉛之彥
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
敎勑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
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
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
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
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
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

武四年徙還東山齊明帝勑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勑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與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

殊質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事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貫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旣經國所先外可識其人人定便卽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

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奏別刺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

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迺諮五禮舊學士
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
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
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
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
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
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
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
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

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
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
十有七秩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
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
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
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
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
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
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

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

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

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

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

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

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

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

室君臨天下公旦脩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

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

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何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櫽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忭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與世大典遂闕謄奏不任下情慨其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

目亡數謹拜表以聞

答陶弘景請解官詔

卿遺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閑靜得性所樂當諧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燭二十梃

陶弘景解官表附

臣聞堯風中天穎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恒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齊月澗門横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

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
聰言興念臨波濤淚臣舟棹已遥無緣躬詣
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答陶弘景進冥通記詔

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真言顯然符驗前詰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唯增讚歎

陶弘景進冥通記啓附

弘景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旣在齋禁無由卽得啓聞今謹撰事跡凡四卷如別上呈但其覆鄣疑綢不早信悟追自悼各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惰謹啓

與任昉詔

卿爲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昉答武帝啓附

臣昉啓奉勑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靈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睨閣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敢求不疵表

於辯才之戲謹輙率庸陋式訓天奬抑速

離效與鄙已彰臨啓慙恧罔識所寘謹啓

答劉之遴詔

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傳尚闕之遴若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意十科合三十事上之高祖詔答

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闕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固倚轂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積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

蕭曉冬晷促檪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

待異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答周弘正詔

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

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啓附

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熒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一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真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

掌以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涘自
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涣曾冰
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詵詵不
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
一經深致尙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輒率短陋
謹以受業諸生淸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
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
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
門有奉自惟多幸懽沐道於堯年肆業終身

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肖陳請氷谷寘

懷門識攸厝